

惜抱軒詩文集

二



惛抱軒文集六

書

答翁學士書

鼎再拜謹上覃谿先生几下昨相見承教勉以爲文之法蚤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爲若此鼎誠感荷不敢忘雖然鼎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脊以上直脊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誦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

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

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鼐誠不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鼐所欲取其善以爲師者雖然使鼐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鼐尙未知所適從也承先生吐胃臆相教而鼐深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駸蹇不明於

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
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
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
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斬於已者志
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紱冕或心
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
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鱸鮓時涸而鮒鮓遊言物
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蚤
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
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

天子啟秘書之館大臣稱其狎解文字而使舍吏
事而供書局其爲希也多矣不希以疾歸又不以其遠
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希抑又甚焉士苟獲

是希雖聾瞶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
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
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
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
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
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
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攄論微補於國而

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
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
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
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
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叩
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
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
鐘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揀夫仕進者
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
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

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
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希依 聖朝之末光有當
軸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祔
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
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畱之此所以振衣而趑趄
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
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復曹雲路書

鼎再拜雲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
誦習聖人之文辭衷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隼首帖耳

哆口傳沓迺迺諺聞耆耆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
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頽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爲
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
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邇少
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退習未嘗不勤非如
今之相師爲媿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
生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旣老而不懈說之矻矻
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邇
居此一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著書苟
非居處閒遠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

示以所爲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畚且
媿也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鼎固不能爲益於先生
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
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人上苟
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
人見之者衆不可以私意徇也故竊以謂說經當一無
所徇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
之意多也非吾徇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
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
文王之意而已苟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

可也自漢以來爲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日苟非
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
來說四書者乃猥爲科舉之學此不足爲書故鼐自少
不喜觀世俗講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今先生之
說固多善者然欲爲時文用之意存焉鼐輒以硃識所
善者先生更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爲書以
視於後世鼐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
遠鄙則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
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
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

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尔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
辭此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
成文則善矣直諒多聞益友之道也鼐不足爲多聞直
諒雖不能逮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鼐自撰經義
數十首中乃有希與先生意同者今併寄一冊希教其
失賢從子謂杖履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面陳
茲略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鼐再拜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鼐頓首汪君足下鼐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
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

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
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
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鼎之
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
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
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
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鼎居
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
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
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

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
鼎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
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
之傳特其希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不
未可知也況鼎之不足比古人耶雖然推足下爲母氏
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
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
報惟諒宥不宣

復孔攜約論禘祭文

鼎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

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
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
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
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
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
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
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
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
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

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
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
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
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
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
之義或繼或絕或闡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
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
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
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
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

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尙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圓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鬯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竝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